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周立勳勒卣

唐昌世興公叅閱

馮侍御芻蕘錄

疏

馮恩

防秋弭患疏

邊防

臣聞中國之治安，係四夷之貼服。四夷之貼服，由內治之預修。內治不修，則夷虜得以窺其隙。邊疆欲靖，

弗可得也。邊疆弗靖，則兵農恆以困於師。中國欲安，弗可得也。故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奮起南甸，以定中原，掃除腥穢，內夏外夷，會朝清明。上以洗帝王千百年之恥，下以開聖子神孫億萬載之基。惟其身親經歷，故深達邊務。觀其諭將臣湯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安，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不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敕邊將預備之，斯言也。乃帝王萬世安邊之上策。

也是以當時有治法有治人。中國奠安邊陲晏然。近年以來任者非其人。得人而任不久。將士不知兵馬。肉食不爲國謀。中原之近盜賊縱橫。邊陲之遠夷狄竊發。以至甘肅內有亦不刺幹爾禿斯爲腹心之蠹。外有速壇滿蕭兒牙木蘭爲肘腋之患。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而又加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突。深爲可慮。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裔。混同江兀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又繼之海西之侵擾。兒孫之覘伺。豈能一日忘我中國。

哉。今之宣府大同。法令阻隔。軍士弗靖。有如唐之李
克用者。起於雲中。則西北近輔。安保其不如晉之十
六州。望風克斥者乎。今之延綏寧夏。糧草缺乏。軍士
餓歎。一有如宋之趙元昊者。起於延夏。安保其不如
晉之三邊諸鎮。羽檄旁午者乎。邇聞邊事告急。日有
警報。三邊虜賊。非徒出沒我疆場也。且巢穴而安處
矣。非徒巢穴而安處也。且樵採而牧放矣。使不早爲
之處。秋高馬肥。安知其不有舉國而來者乎。是則可
爲寒心也。爲今之計。必戰而已矣。必戰之計。內修而

已矣。內修之急，兵食而已矣。晉者先王之於夷狄，不待侵犯而后備之也。爲之備以預待之也。不以其不內侵而弛其備也。爲之備以俟其發也。我備矣。彼來焉。則逐之去。則不窮追焉。此先王之所以制馭遠人而保安中國也。今日之急，則非預備之可以坐策者。焦手爛額，且不暇理。譬之人身未病，可以服調攝之劑。已病而調攝之，則病甚。病甚而調攝之，則必死。今之延夏諸邊軍，且餓死。兵食弗足矣。兵食弗足，以中國攻中國，然且弗勝。况夷狄之強勇乎。虜賊之性，饑

渴馳驅且走且射中國之人弗與敵况我以饑渴而相持乎千里餽餉士有饑色况我以萬里而轉輸乎不待智者可較其勝負矣臣愚以爲捍護而救焚不如攘臂之可以息火爲今之策不若急出太倉銀兩每邊特差戶部能幹主事一員會同鎮守都御史就於三邊近處任其便宜糴買糧穀以實倉儲再差兵部才力主事一員會同都御史查飭器械務在精備仍勅各邊都御史精選將官有明習六韜三畧諳曉八門六壬勤占風角測識雲氣如唐之李靖者用之

此等亦是條陳奏

爲謀將，有善布圖陣，圓機不滯，精通籌筭，活法多方，迴翔如飛鳥，殫殺如猛獸，如唐之薛仁貴者，則用之爲戰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知堅知瑕，凝立如喬山，流動如活水，如晉之謝玄者，用之爲攻將，有慮勝而動，量敵而進，廉而不貪，正而難犯，如漢之周亞夫，趙克國者，則用之爲守將，而又使人時出整堡，緊急烽火，一遇邊方有警，星馳四報，會合齊心，驅之出境，退則安集士衆，恤其饑寒，同其甘苦，以圖萬全，待安靖後，當一勤 聖慮，將各邊鎮守都御史

不克任者，易置之。如孝宗朝，大學士丘濬邊防之略，歲遣通知邊事大臣一員，東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往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警其怠惰，偵探虜營之近遠，而防其入寇，檢點兵事之多少，而亟爲整理，查究糧餉之豐耗，而預爲區處，閱歷墩堡之修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理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內以爲經畧華夷之規，外以爲捍禦疆圉之備，而又安不忘危，益修文德，前後左右，罔匪正人，不撓群議，俯納群策，則中國奠安，守在四夷，而祖宗洪業將

縣之億萬年而無休矣。

書

復華亭尹書

倭奴

以下法爲倭犯內地事

禦寇守城之法，士大夫各出群策矣。明府亦虛心延訪，宜無遺筭矣。大要不出區區面陳數條：一運倉糧以實內餉，使公儲無占焚之患；城中無食盡之憂；一廣募水兵，精選義勇，以併群力；一速查舊用西北二鄉響灘快船，以便水戰；此非區區老狂之迂策。今之議守城者，實未策耳。孫子曰：善戰然後可守。今城外

之民十之八九。城內之民十之一二。若棄城外之民之居以資寇。則寇坐得民居民食。剽掠遠近。任其殺害。且攻募突。彼逸我勞。坐困城中。縱保全之所傷必多。城外獨非赤子乎。故愚欲合內外以攻賊。則勢張。其策在專督戰艦。布列黃浦。進路鹽鐵塘花涇塘龍華港二三處水口。及賊未登岸。率水兵善水戰者。爲先鋒。義勇民快次其後。民兵小船又次其後。一遇賊至。併攻衝殺。此保萬全取勝。若與平敵。亦可先挫其鋒。若待登岸。隔城禦之。守之。彼已視城外爲囊中物。

視城中人爲退縮懦弱。若虎視牢中之犬羊。猶視匣中之鼯鼠。勢在彼而不在我矣。如不肖迂狂漫說。公輩獨不觀之太倉乎。太倉形勢之地。內設兩衛。講武耀兵。更年不替。擒賊剿寇。殆無虛日。今又臨以操江都御史。手握重兵。佐以欽勅。兵憲整備。戎務地利之險。兵革之利。權柄之專。困守孤城。一籌難效。豈非以弱自畫。大勢在賊。而不在我哉。况水寇登陸。已失其險。近聞鄉村之人。手執農器。亦能殺截賊船。男婦上屋。徒手擲瓦。亦能驅走強寇。此無他。齊心併力。勢在

我而不在賊。若以一郡之人。上得其勢。下併其心。賊何有於難討。城何有於困守乎。

上少湖大學士書 倭奴

吾松倭奴大舉入寇。亮前後䟽劄飛報。公已稔知。但其中或多諱言其慘。亦有虛張其勢。恐未有實錄。此寇本從馬積山追剿下來。沿海劫掠。野行草伏。數不滿千。多不過五六百。少不上四五十人。但窮寇亡命力戰。我兵顧募貪生。兼以裨將無權。援兵烏合。是以衆寡敵寡。每至退衄。初劫上海。止二十七人。劫新場。

劫下沙劫周浦烏泥涇俱三十七寇各殺傷止數人。至攻中後南匯二所則有八十餘寇殺傷男婦五十餘人攻太倉初二百寇適蔡操江出巡初到親率州衛擊殺八十餘人寇因不得利復至燒倉殺傷城外三百餘人遂散去。後攻上海二百餘寇殺成武指揮何縣丞燒縣治倉廩及民房千餘間向來被禍慘烈上海爲甚官軍前後擒殺併墜下水及千餘寇但內有脅從亦所不免近得蔡可泉操江公各處請兵四集昨又乞借坑兵嚴令督剿連報捷殺賊人潰散

大勢即日可平。但此賊負海為固。出沒不時。今雖倖免。明年統衆復發。決無可支。今巡海無兼理軍務之責。操江無旗牌討虜之權。倘倭無叅將兵符之寄。而官軍無曾經戰鬪之卒。民兵無平日訓練之人。軍需芻粟。無別項可那之財。近日不過有司便宜。亮取民間。義勇水兵之差。城夫船夫之擾。軍餉衣甲器械之費。無家不到。無室不空。今又上海築城。松江修城。估用銀二十八萬兩。議欲半出民間。此後騷擾。未有期也。况今歲田稻。上海無望。華亭半為役占。不耕秋來。

第一城修城。松江明修城。十八萬兩。

會計起運之數，又不知在何處取盈也。近訪崑山築城時，未齋公在相位，四府協派。吾松亦有運磚運土，舊卷公於當道及之。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松人方於此惓惓，其他設官命將，兼勅撫操，亦須蚤定廟謨，以立吾民之命也。向因孫東谷司馬被人訛傳寇至江口，蔡操江以職守京畿爲重，即欲回京，後查無實跡，爲我士夫挽留。今住劄吾松，會兵四出，搜絕散寇，草亭公亦臨，人心稍安。只是上海十分狼狽，莘亭十分騷擾，譬之大病之後，費力調理，方可全愈。

上閣部諸公書

按奴

夏間以鄉邦之禍，諸不揣同修短札，干冒台嚴辱公不棄山林廢猥，曲成副師之置，此誠披髮纓冠以救同室之難，殘喘有托，孰不銘心。第四千里遠，顏而言者相蔽，是非頗異。僕輩親罹焚溺，復懼後禍之深，不得不爲相公直言其事。相公司百揆之寄，雖軫念東南耿切，而此間綱維鼓運，亦必得非常之人。然後可伺四月之寇，逼困浦中，而不及城郭者，以有蔡都憲爲之重也。此公自三月抵太倉，虎狼勅寇，風連突至。

時兵食未備，吳兵憲又出外巡，可泉便以奇禍任爲已責，身先州衛，親冒矢石，力驅疲卒，克守孤城，且開誠布公，招賢下士，日夕究講，饑渴不顧，雖僧人外道訪其可用，亦必以禮迎之，而十四府三州智勇之士招集畧盡，故太倉有解守，備寶山等處水戰之勝，僧兵義勇有白沙八團等處陸戰之勝，嘉定有董六合會首之勝，前後斬獲首級千餘，焚舟溺水者不記，故今年得保蘇松無虞者，斯須皆公之力也。乃者虛懷不微有破，留彼以九罪人，則當事者無所用力矣。懇下延攬之中，偶雜以遊食之士，固已獲其報効之

力。今私隙之家，遂指爲關漏，翻美玄白，直至風聞言路，論疏罷官，是將使姬公處流言之謗，屈子抱不忠之疑，天下至寬極矣。公謂今之握兵部御史冠裳帶中矢痕者幾人，肯與士卒同臥城窩半月餘者幾人，此公旣去，不知當世能認真任事，不以虛文誤國者，復有幾人，杞人之憂，誠爲時惜也。且文臣制將，祖宗之法，巡撫雖兼海事，江南巡撫糧儲重大，不比北邊賦輕，機法可理，此處不免顧此失彼。今湯公已領旂牌矣，若專責之，而湯重徐邳之變，明春海上有警，

使南北奔命、而無應援之策矣。僕輩通計、莫若計其
克捷功次、湔洗其過、保爲江海制將、給以旗牌、爲湯
公領袖、仍以解守備、專領太倉上海水兵、則南北二
千里之間、各自有備、而文武二大臣、鈴轄其間、始可
望淮海底寧、復見河清之日也。

啓軍門東

倭奴

公爲海奴、鞠躬盡瘁、費盡心力、士民感刻、柰此窮寇
日增、矯悍擴命、十倍北虜、客兵離家日久、原無鬪志、
鄉兵暫集、游民素無訓練、兼之彼集我分、人力不齊、

河汊港多地利失險。且權移多門。則王者惑志。術士
競進。則議論舛紛。此事功所以難集。皆由戰守未得
其策。未得其人也。今聞賊勢勝而西。其志必驕。伺其
深入無援。進無可據。退無可策。移檄諸路。會將集兵。
絕其歸路。此可乘之機也。公未行時。生欲進言。暫留
苗兵。乘其寇西。會各兵先剿蕩柘林。重兵守之。然後
會兵移討西寇。彼歸無所息。必漸窳散。此幾可決者。
曾托觀所大臣議之。想計出芻蕘。成漫說也。沙圍之
寇。近報近泊海洋。將去柘林近。捨糧多未出。生與群

公云竭力防禦使公得專意西寇薛子來道及公十分勞瘁夜分不寢日中不餐此非自愛之道東南夫事在公一人豈宜若此

記

元勳殊寵碑記

平倭

新安梅林胡公平海寇功成海清河晏東南靖謐勲業赫赫震暴當世皇帝重嘉公之忠勞不伐下公卿議懋賞以酬殊勳祥工亦重公積有賢勞非不測之賞無以勵諸寄闡於外者今年春三月詔加太子

太保進左都御史兼大司馬，歷一子，仍開府如故。保
籍東南，以答民望。公辭不允。浙直士民忭躍不已。曰：
戎有良翰矣。吾郡伯鶴峯史公素涵洪庇，時念愷海
屬吏，獲以安位。行志者實藉公安，攘之力孤跡未僚。
莫可自致慶私，先屬朱太史立言以揄揚盛美矣。茲
復爲元勳殊寵冊，命屬侍史馮恩續芻蕘以揚休茂。
烈恩負俗孤騫，憎茲多口。公於恩有陰德焉，不敢以
不文委。乃纂諸所聞見者以爲之記。曰：人臣能建天
下之奇功，而可以膺人主之殊寵，人主能先施不測

之殊寵而後能成人臣不世之奇功二者相濟而實相成也。然先施不測之殊寵非大有爲之君知人善任者不能能立不世之奇功非天下之大豪傑文武忠智者不可。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梅林胡公崛起世宦舉進士令巖邑以最徵拜御史始按口北繼按南楚凡二十餘疏其論九邊機宜三苗剿撫至明且悉於時 聖天子已亮公之忠智才勇過人遠矣甲寅以來倭奴構禍入寇浙直巨鯨飛艦蔽洋而下泊套登陸燒聚屠邑毒劉文武俘骸男婦東南騷

然公時按兩浙有監臨紀事之責乃上章極言寇勢
昌烈克斥諸路所過殘滅莫之敢撓凡諸臣失事督
撫玩寇及攻守事宜命將經畧饑荒民疾一一奏聞
是以 皇上幾微纖杪罔不周知命招討南顧加意
乙卯公巡抵嘉會柘林寇越吳江慕亭戰潰南奔意
向嘉杭公率衆兵邀擊於王江涇寇大敗斬首數百
級奄忽全勝公之威聲遠破賊胆矣捷音至 上益
知公有文武全材可屬大事時浙撫臣以遷去由侍
御進公爲僉都御史巡撫兩浙歲丙辰寇桐鄉內外

告愆。公諭師征之。授以方畧。賊大潰。遂解圍。俘其賊首以獻。上以公䟽累進。知賊不可以久玩。非得文武吉甫。軍中韓范其人。寄以專閫。弗克有濟。會總督缺。又進公爲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督浙閩軍務。諸省聽節制。公感寵遇隆重。誓歿國報。以廓清海宇爲已任。然公久按邊陲。習知四夷出沒之情狀。隨方禦敵之機宜。故曰備倭與備虜不同。九邊諸鎮。鎮壓重兵。邊儲糧餉。歲有常制。乃今東南備倭。募兵烏合。戰無久志。搜粟後餐。士不宿飽。持以歲月。是爲倭驅民。

以入寇也。復上疏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蠶倭鼠竊，未必國王敢干大典。必有通市向道之人，不敢輕瀆詔諭。祇欲題知行令，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人省諭以申國威，俾令感畏德意。蚤遏寇源，國體民情，誠爲兩便。上允下廟議，縣封拜之典，以待有功。使公得以相機剿撫，便宜行事。時島倭宗叛，寨聚舟山，蹲危逗深，負海爲固。將假道於杭，以達閩。非破其巢，不可。公葺舟師，移泊舟山，身督將領，會兵奮剿。密令火攻，燔其木寨，光焰燭天。賊衆潰

亂乘勝斬獲舟山悉平。于時林麓忽有二白鹿。躡擾而前。牝牡啣啣相應。馴若素豢。公獲之大喜曰。昔武王渡江。白魚入舟而興周。秦失其鹿。沛公得之而興漢。我皇上聖德昭遠。而山靈效符。寇何足平哉。召卜之。由曰。天錫純白。用昭精德。重譯來朝。聖壽萬億。公益喜曰。此天瑞也。非臣下之玩物也。于是命圉師選獸人。牢以雕籠。飼以菽穀。具表遣官獻呈於上。上喜甚。進牧內苑。旦視夕顧。敬天勤民。以答天貺。自是益嘉公之忠。蓋悉意任公而不疑。然則公之成大功。

○若此○古○亦○方○。微○詞○在○不○然○如○此○細○事○何○必○詳○載○乎

而無斃者。豈非天啓而人成之者乎。時王直首通市。寇遠劉海東往來觀望。徐海挾黨引寇。與賊首葉麻互通援結。扎團乍浦。此皆孽本。葉麻兵強獍獍。鋒不可撻。公曰。兵竒道也。以賊攻賊。竒策也。乃遣諜行間。二人果相疑。二公乘隙屬徐以歸順。密約討賊以報效。徐領之。遂伺其醉而生擒。械繫於公。公以葉麻強悍無敵。墮其左右大指。車械解京師。葉兵悉歸。徐兵益盛。公即納款鄉情。日飛片楮通里戚約。酬封拜。日奉上官餼廩。蔬果鮮滷之供。微疴藥餌之奉。交錯

於道徐益酒載此固公之出奇也然遠近喃喃疑公
交通將不利於王師遠而京師亦或訛傳公冒不韙
一不爲動又以海墻非所以居徐移館於清水墓沈
莊里清水墓斷虹截渡車騎弗通若驅牛羊而入笠
矣人方以引寇入門庭爲詞公不爲意此又公之一
出奇也八月初一日與趙巡按會同於察院召徐海
入院讀法受降徐選倭二百人承砲場刃以從人人
益危之公曰魚入釜而掉尾易易也讀畢領書有差
遣護還沈在公非不欲疾殄厥愠也王直猶海寓方

欲招來之乃遣其子毛海峯同二譯士與致款往請
直還約以封授海職以統市倭如遼方之酋長至即
信從偕來向縛請罪於堂下公即解其縛諭以題請
散逃於者升此又驅虎兇而入柙公之奇脫穎矣王
既速乃九月十二日飭我師旅先之士根縱火燔莊
大兵隨之遙見賊衆登樓哭聲震天沈莊一炬而孽
水灰矣于時海澄波息會朝清明群疑冰釋公之精
忠明貫日月幽格鬼神非文武忠智天下豪傑安能
立此奇功哉雖然公當葉麻未偷王直未械徐海未

誘人情恂恂使上無知人之明惑於人言而中止
不測之寵公無揮霍之才懾於人言而自沮事幾之
會亦何能立竒功昭宇宙而有今日哉周公東征三
叔流言雖賢嗣君亦不能以無疑而頽厲之孫處之
安閑則非有定力者不能夫以大聖人當大事成大
工盡善盡美而猶多軒輊若此况公當危疑奮不顧
身安能已於人言耶歐文忠公曰臨大事決大議不
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一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閣公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 實燕又

宋存標子建叅閣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議

鄒守愚

安南議 征安南

謹以安南事機可言者條爲五事、伏惟採訪施行、一
曰振揚國威、竊料逆庸乘釁奪國、父子繼立、非有數

十年之久，人心未必盡忘故主，終爲積威所劫。且如阮元良、阮純樸、鄭曉、鄭嘯，皆黎氏守臣，分據數峒，又在高平諒山之間，密邇我界，猶以無事。至聞黎氏子孫隱伏民伍，如黎誼裔者尚多也。爲今之計，莫如明示朝廷討賊之義，歷數逆庸篡逆僭擬罪惡，揚聲百萬，分道南征，遣人榜示所在府州縣，并以大義責其戍民，不能匡君反正，甘事讐虜，以警動恐喝之。如有仗義之士脅從之臣，能自擒斬莫登庸父子來獻軍門，即以其地裂土分封，隆以爵賞之典，比於黎氏。

如或黨惡頑悖據險負固阻遏天兵則怙終不悛盡
行誅滅以內離其心以外散其黨風動響應人起爲
敵而吾以勁兵臨之如此則勢孤易破也此聲實之
說也夫相機應變制勝在我使助順乘便如摧枯拉
朽則納國立主惟所欲爲設或機變異宜勢難猝致
或因其懼罪祈哀不敢抗拒即以國人之請而許之
分裂其地降削其號彼必稽首聽命則國威大振而
名義自正矣二曰申嚴賞罰夫將民之司命國之安
危係焉故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又曰賞者士之所

夙夫提十萬勁悍之卒。深入敵境。若非重賞厚犒。則士氣不鼓。嚴法申令。則軍威不立。進無策勲之望。退無亂紀之誅。此危道也。况望其成功乎。爲今之計。合無慎選兩省文武才望大小官員。仍行奏請各省。俱一體聽令軍門訪取委用。則才望並集。策力畢獻。下至卒伍。無一不選汰。勵以討賊大義務。使協力用命。伸縮如志。功無微而不賞。罪雖愛而必行。庶幾人心股栗。軍勢自振。其土官衙門。陞授官帶。及原議吏兵空頭劄付。乞先酌量奏。餘蓋激勸之一道也。三日進。

兵險易竊聞往時進兵分爲三道雲南之兵由蒙自
進廣東之兵由欽州進廣西之兵由龍州憑祥進雖
有歸順蓋多曲徑然蒙自則山路崎嶇欽廉則水港
阻隔唯憑祥州則視二道爲稍易夫隘畱鷄翎芹站
雖稱鬼門然相去不遠守卒不多隘畱一破則鷄翎
芹站望風瓦解今阮元良阮純僕等尙據萬崖州鄭
曉鄭嶠等尙據石林州與隘畱相近若先遣人密約
阮元良鄭嶠等以爲內應我攻其前彼懾其後隘畱
之賊聞之破膽矣安敢與我戰乎一或不守則士卒

所向皆爲平地。如入無人之境。直擣富良。更無險扼。欽州自昔本非進兵之路。支港深泥。潮日再至。浮橋不通。柵木錯立。進退受病。徒爲老師。間亦有由欽州入者。其實皆用海舟。乘風順流。不數日可至。然風波險惡不常。且廣東西。上兵不能乘船。則召募漳潮東莞新會。雖有勁卒。恐難制勝。又訪得欽州。去都齊最近。逆濬先於白藤。禁二處海口。併力固守。若諸道未發。未可輕動。候大兵夾進之日。徐用萬卒。南踰海東。入白藤。以會安越。則彼必東救。不暇併力於西。互相

犄角。可以得志。然在今日最急者。若龍州憑祥。本皆
土兵。人自爲守。唯欽州一路。城守單弱。尤宜早計。合
無先令召募土狼一二千人。分守二城。操練屯糧。以
爲乘機進取之計。庶幾遠近人心恃以無恐。而歸附
之衆。必且傾心效用。不致猶豫。四曰整預軍實。夫師
行糧從。兵之先事也。故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崎
嶇山谷。遠入夷土。蓋亦難矣。常訪交人。雖有郡邑。原
無升斗之儲。直以子午酉爲限。其年守郡者。方以
部內糧餉。督解都城上納。非有如我內地歲積之法。

也。惟九際之除，霜降瘴衰，稻田正熟。若大軍之入，必因其未獲而奪之，乃合古人因糧於敵之意。設或不然，則收穫已定，人自歛蓄，堅壁清野，何以久持。進有勝負難料之憂，退有饋運不繼之慮。是之謂自困。攷諸宋時，郭逵伐安南，用民兵八十七萬，金穀亦如其數。迄無成功，曷得不早爲之計。方可議師也。五曰道路遠近。審據鄭惟僚稟稱，廣西道到龍州，宜分爲二道。左道從憑祥州過南郊關，進文淵州下伴，到脫朗州上伴，對諒山衛正邊江，半日程，乃分爲二道。一道

從祿平州進到安博州，半日程過車里江，過陸岸縣，到保祿縣，平地夾鳳眼縣右邊，二日半程，一道過江，到諒山衛，從溫州上伴，過鬼門關，即隘畱關，半日程，過溫州下伴，過鷄翎關，半日程，到保祿縣三十里，二道相會，暫住作浮橋，於昌江口，過諒江鳳眼縣左邊，沿江而下，進到萬劫社，三十里，仍作浮橋，千萬劫渡，對過安越縣下伴，右道從龍州，過七源隘，進七源州，二十里，到文蘭州，平茄社，一日半程，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過右隴縣上伴，一百里，出鬼門關下四

十里，又行一十里程，過昌江上源，二日程，過右隴縣下伴，沿江南邊而下，到安世縣平地，一日程，進到安越縣市橋江北邊，半日程，一道，從文蘭州過武崖州，四十里，過司農縣，八十里，已至平地，進到安越縣上伴市橋江北邊，八十里，三日程，俱在安越縣駐劄，廣東水軍一道，從大洋海過海東府，進到白藤海口，以風順爲便，不過三四日，過水棠縣，過天遼巡檢司，三十里，過橄欖三岐江，前陳國峻作石堤，暹元朝兵，十里，過東潮縣前三岐江，一日程，過官橋渡，二十里，過

雲三岐江二十里過至靈縣平渡二十里過平灘三岐江進至靈城處至安越縣下伴石橋江口三十里駐劄自安越縣上伴中伴下伴沿江一帶下營以相連鳳眼縣左邊之兵候三道兵齊進至順安府八十里過富良江至安南國城四十里又逐至海陽下伴安陽安老宜陽新明等縣四日程師即都齋地莫登庸巢穴也又一道自安越縣下伴過武寧縣至桂陽縣下伴六十里作浮橋於市橋江口下過鳳眼縣至靈城縣夾界地方會駐印平灘三岐江也江雖大而

中江有洲名爲雞洲。造浮橋從右邊江到洲。又造從洲到左邊江。則前至靈城地。沿江而下。過至靈城北邊。進到東潮縣前八十里。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到美菑渡。作浮橋。過峽江縣六十里。到安陽縣七十里。北邊膠市渡。作浮橋。過安陽縣南邊。進到宜陽縣北邊。大伽龍渡。作浮橋。過宜陽縣五十里。又一道亦過橋江口。浮橋從前。至靈城。沿江而下。過至靈城縣北邊。到東潮縣。上伴官橋渡。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又進過小江。到金城縣。上伴四十里。作浮橋。

於虎茫江，過金城縣，下伴四十里，到館壯渡，作浮橋。
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下
伴，作浮橋。於都嚕渡對過，加定縣下伴，又作浮橋。於
屠虜渡，過青林縣，上伴三十里，進到浮橋，過江，亦青
林縣地方，進過小江，到平河縣，上伴八十里，過扶港。
到平河縣下伴，多崑渡四十里，又船渡江，過安老縣。
進至宜陽縣，入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中伴，作浮橋。
於東究渡，過加定縣，上伴，進到良才縣，七十里，過菜
溪橋，到錦雲縣，六十里，過綿帶橋，對過茄福縣，上伴。



過幢幡橋，茄福縣下伴，洪市七十里，沿江而下，過小江，到永賴縣九十里，又過洪江下流，到四岐縣麻渡，八十里，與三岐江會，用舟過新明縣，沿江而下，到多魚海口一百五十里，正對都齋社也。又一道從仙遊縣作浮橋，于東湖廣渡，過超類縣，進到唐豪縣，汪江橋九十里，到唐安縣，過洪市橋四十里，與各道兵相會。並進若水軍，則順流而下，到雲三岐江，過金城縣四十里，過平河縣，到多崑渡，三岐江七十里，會步兵。仍過安老新明縣，兩邊相夾，直進多魚海口。又一道。

用清華水軍。從天長府。過平昌府。到太平府。瑞英縣。出太平海口。直進圖山。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神符海口。浮海而進。宜到圖山。皆可以邀截。莫登庸逃走。出海之道。此兵大畧也。夫前項道路。分合遠近。似亦多詳悉。但用兵之道。奇間百出。務在以全取勝。合無行。令本職會同翁副使。密行歸附嚮化之人。逐一詳審。畫圖貼說。務使遠近險易。如在指掌。上呈採擇。庶不誤事。

禦虜議

守邊

或問禦虜戰守孰先。曰斯二者皆帝王禦戎之經要。惡可偏也。夫虜本天驕威侮二陸。時緩則守先。時急則戰先。間暇無以爲守。則勢懈而可乘。倉猝無以爲戰。則勢潰而莫支。是故緩思以守。扼要可恃。虜未易入也。急思以戰。情歸可擊。虜未易去也。或問守邊與守京孰要。曰斯二者皆均也。然而守邊急矣。何也。夫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邊可守而虜不得入。則京城勢尊。是故禦戎無上策。以守爲上。守邊則京城可安。矧又陵寢鞏固。生靈綏寧乎。故曰守邊者所以守京

城也。竊嘗私權之，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守京城易而守陵寢生靈難。或問何謂守京城易，守陵寢生靈難，曰：虜專事剽掠，乘利避害，勢雖猖獗，度難持久，以今邊境諸郡支邑，即云高城深池，不異於常，猶非虜所能攻也。若京城者，亦足謂之金湯矣。四面上城，建築環護，况天威所臨，自足爲固。猛將勁卒，朝令夕集，不踰旬日，奔遞靡暇，故曰守京城易。祖宗陵寢，獨處空山，徑路並通，鮮可據扼，醜類無知，萬一不畏天道，聯營則我兵稀寡，突至則倉皇。

難制故曰守陵寢難畿甸村落累朝生聚蜂屯蟻集
民罕知兵平原曠野杳無拘礙虜儻一入來去飄忽
收斂豈知故曰守生靈難或問何謂邊兵以守而待
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曰邊兵生長塞下熟諳地
利歲與虜遇曉習邊情幸今限以高牆護以深壕陷
以品窖度虜欲入填窖而後及壕填壕而後及牆毀
牆而後能踰此其爲力已不易矣使我諷諜情得悟
覺機早乘塞登陴披堅執銳星聯魚貫奇正迭用矢
石雨注炮火電掣此其仰攻又甚難矣如是則我可

以動在萬全。矧又乘高擊下，用少制衆，穴鼠相鬪，將勇者勝。蓋界限既峻，則衝突難以猝施。屏蔽有倚，則遏截易以展力。上兵伐謀，此之謂也。夫虜之能入也，非牆之罪也。無人於牆之罪也，不罪牆之不知守而罪牆之不可以禦，何以異於因噎而廢食也。然雖噎而食卒不可廢。往者虜少，即能入。虜入且數，出沒無常。民倚門而恐，子女帛蓄半入于虜。今虜衆不聚，不能入矣。往者虜入宣大山，西諸邊民虔劉至慘。今虜雖聚衆而入，不能徑踰吾牆。即踰不能速進而羣擁。

我若早知悉力堵截，不能入矣。自昔以來，燕代晉秦，皆與虜鄰矣。而卒能力守其地，所恃以伏險者，城耳。故曰：邊兵以守而爲戰易。若夫用兵之常，寡則衆者勝，弱則強者勝，拙則巧者勝，徐則疾者勝，勞則逸者勝，饑則飽者勝，善兵者能以寡爲衆，以弱爲強，以拙爲巧，以徐爲疾，以勞爲逸，以饑爲飽，則寡者弱者，拙者徐者，勞者饑者，亦勝。此其故何也？其機異也。虜聚而不可測者用機實兩相因也入少，且動稱數萬，營塵百里，我散而守其多，不過僅以千計，衆寡異也。虜無論少長，衣毛飲酪，耐勞苦。

而習驚悍。我固中而脆。畏法而動強。彘異也。虜以擊搏爲生。精於騎射。何啻田夫執耒。漁人操筍。我必待簡而習。待訓而練。巧拙異也。虜獸聚而身散。聲東擊西。形右斷左。我遇警則倉卒而徵。應援則星夜而馳。勞逸異也。虜人挾數騎。迭乘而倍趨。倏忽百里。比諸飄風疾雨。雖云我有騎兵。然而我兵之騎。一夫備物。則載重。趨遠則力竭。日夜長驅。勢不能逐。疾徐異也。虜一入我地。橫行抄掠。是日因糧。不暴而足。我兵紀律嚴明。絲髮無犯。千里齋糧。餉道阻艱。勺水粒米。或

不及嘗饑飽異也。夫四者既異矣，故我苟遇虜，猝難

與戰，必擇地而據，下騎而步，鑿溝而防，植矛而待，即

所爲之勢，以運之也。

延綏大同慣戰之兵，務在陣堅而不可動，斯爲全勝。

况內地之兵耶？故曰內兵以戰而爲守難，然則如之

何？曰昔我先正商文毅有言，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

關次之，若祇守京城，此名下策，載于肅愍疏議，可攷

也。蓋今日之病，力寡於兵，分備疎于地遠，虜常以其

十之二三，遇而相持，則我不敢動，以其十之八七，散

而抄掠，則我不能救，此其勢易於牽制。若曰吾舉天

下之全力而制之。何憂不勝乎。夫我兵集而虜不至。則我罷擾而內虛。我兵不集而虜又至。則我驚駭而失措。我兵集而虜至。則我幸決于一勝。可少創懲。一或不利。則虜心益輕。虜氣益驕。非國家之福也。是故深識遠猷之士。蓄之如蚊蚋。顧獨曰。此不足以煩吾斧鑕也。惟謹。桑土之憂。建于城之策。明間壤之情。募敢死之士。而布之于控扼要害。倚烽以策其來。乘塞以遏其入。則虜志將自阻。誠使廟堂之上。以無警爲殊勛。以失險爲上罰。以奏馘爲時賞。以罔上爲必誅。

不奪於浮言異議，俾制閫猛將得行其志。搜蠹設奇，扼喉撫背，坐畫機權，無以遙制其間。未有不可守者也。

邊儲議

召商買粟

竊思記權制變之道，寧先去兵，史條安邊之宜，要在積穀。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况居庸在邊鎮，尤爲扼要據衝之地哉！蓄銳養威，先機揆變，不以臨時圖倖濟，不以暫安廢遠謀，故用兵之道，屯食最爲急。今隆慶諸倉貯米不過七千餘

石而隆慶衛所官軍月糧口糧歲該米八萬七千餘石。况兼閏月之餘。而山東解戶運納本色折色歲供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之用。夫召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綠舊以加新。寡失哀多。入非量出。積月移文。張頤待哺。又恐倚峰有旦夕之恐。倉卒有主客之供。其將何以待之。故幸而無事。則居安而積玩。萬一有事。則臨機而始謀。高價以招人。殫力以轉餽。其爲時亦晚。而其計亦疎矣。且收成之際。多在於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於五六錢。解戶之至。又多在今

年之冬、明年之春、道里有遠近、天時有寒燠、價直有盈縮、宜糴之時、則限於登輸之未至、欲糴之日、則病於時估之湧騰、名曰八錢實過一兩、解戶困於幫貼、商人苦於搬輸、平準之法、雖行、買遷之道、未盡、夫與其食不足而財有餘、不若財不足而食有餘、審措置之宜、廣儲蓄之計、或歲先請發太倉銀兩、謹視豐耗、極力收積、以專主客兵之用、事至則日取之、而有餘事去、則歲增之、而不動施之、有恒積之、既厚、非但九年之蓄、可謂萬世之計也、其或不然、古今所懼者、惟

防秋爲急，况今倉廩往往告乏，設或小警，罔知攸措。歲正當稔而顧糴，民樂與官而爲市，或先請太倉銀兩，即乘時召商糴買，每石減一錢，則百可省十，千可省百，萬可省千。加以幫貼之完，又當幾何，可於常數之外，坐收枉費之利，俟大戶解至之日，照數還官寄庫。其多餘銀兩，或募粟，或解部，另行請呈定奪。至下年收成之後，即先自召商上納，以坐積明年之儲，則伸縮由已，歛導因時，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戶寬幫貼之困，邊倉有常積之粟，息費從省，一舉兼得。雖有倉

卒之變亦不爲患矣。

記

連州平寇記

平寇

連去廣城千里，道永賀桂爲隣，扼險獷悍，嗜爲禍仇，然猶廣屬也。順流而下，聲援易通，不數時，真諸斧鉞，民是以有寧宇。嘉靖己丑，州民黎元莫廷舉欲作亂，召黠惡少數十人謀曰：「汝不聞往時事乎？我舉事以豪客爲名，上必哀吾憤所起，不吾治也。皆曰諾。乃挾嘗受客負者，操兵殺西江客二人，聚田心爲變，遂搜

客收殺七十餘，僞號河南道，蟻聚蜂屯，多至百六十人。州以警聞，徃咸化間陽山縣河南村人，嘗苦西江客橫索負，情殺客，恐不能解，乃聚稱變，以搖惑於上。叅政某至撫散之，故賊以此爲名也。時制臣失策，以撫諭爲便，且曰：奸商也，勿治。官遂蔽其惡，更云貧難盜，遽以撫報，以故賊益橫。廼又謀曰：官無爲也，貧難示弱，不諧，適教之擒，曷稱平南道，以張吾氣。且吾群而食，非計也。洞徭普通地極險，舊所獲墾田，又無賦，適與吾姓同者，疆畝相接，吾徃以復業爲名，據險，且

得田官必吾勸也。衆曰善。於是聚二千餘人，僞稱總兵都府，殺猪族幾盡，柵分十六營。已而官果勸。是時州無守臣，代者率乾沒。唯通判劉光請討，不報。豺虎鯨鯢，小大齧決，虐酸彌張。所掠殺以千計。曠誅六稔，罪惡盈貫。癸巳，吳公玘以兵憲至，謂之曰：賊也，吾民何罪？是歲冬，余以戶部郎中守廣州，入見公，奮曰：老賊首當誅，母容苦茲一方人爲也。是時撫勸議又下，公不敢異，督防禦益急。甲午，予修覲如京師，余君勉學以御史謫州判官。公碎人語曰：賊也。微子誰與。

謀然吾左右皆賊也。其慎諸。余判官請曰：得兵二千，人約連山，猶爲援，可擒也。公許之。奈判官以兵進，程不果至，兵失利，賊益縱擊村寨，咆哮叫嘯，所不忍聞。公於是悔曰：咎實在予。當益發兵，窮誅此賊，爾不且禍孽滋蔓，不可制。乃具以狀白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陶公。巡按御史戴公議合疏賊猖獗狀，乞誅。上特可其奏。乃公懼賊必死，出下計。於是親臨鎖破其機牙，擒縱防伏，勝筭迭出。州人賴以無恐。乙未，陶公下肇慶，親督大兵，乃召左叅將鑒曰：予汝卒。

萬二千、攻其右、汝其克恭、命叅議異曰、汝其餉、僉事大珊曰、汝視功罪必核、玘曰、汝往監茲、其察機變、當是時、材勇畢獻、無敢不虔、判官勉學曰、汝中襲、三月兵大集、至破石岡、賊出其精銳迎戰、奮擊之、斬首百級、賊大敗、遂圍東坪、東門、大帽、楊旗、太歲、太平、楊柳、連破之、前後七十餘日、斬首九百餘級、降者八百餘人、五月振旅而還、以捷聞、於是余自京師旋、歡睹其事、喜曰、是役也、威仁彰信、邇遐奠安、額外之功、於是爲偉、然其經畧終始、忠貞一節、卒底一成、吳公力也。

向非司馬之謨猷、侍御之明斷、以決之於上、藩臬之
協恭、戎閫之武勇、以成之於下、則掃蕩亡期、倒懸靡
解、生靈荼毒之憤、何所紓快、國家缺鑄之典、不明昭
於天下、而嗜禍滅德、滔天之兇、非獨亡以創懼、且接
踵而環視也、是烏可不伐石紀成、以告來者。

皇明經世文編終